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九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
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
驅市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
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梁之戰兵以臨
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卽舍舟以堅

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旣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二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令裨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背水而已也

觀其誠輕騎拔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必誠水上之軍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真而益信取勝之驗辟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況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也而欲擠之使人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

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既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
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曷爲而不勝今柯亭
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
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
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岍
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
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不
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
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

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旣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佯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之一方面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甚乎

徒曰間一而食者砲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也非趙而趙也某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此也

代雲南策問五首

問在昔高皇帝之計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列聖承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有元江之變

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變矣夫以高皇
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奄胡孽顧隨服而隨
叛此猶可委曰桀犬不忘吠堯螳螂盲蟲不知有車轍
耳乃至自我成祖繼統諸宗迭興庥庇華夷覆載無間
迨我今上聖明其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祖宗抑
亦迥邁千古赤子黔黎襁褓椎結而彼乃飽乳啣膚襲
頑未已語云驕子諄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
當無事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
遠在萬里外未及稟受我列聖廟算如高皇時歟不然

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地
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言之
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僅一線
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於貴萬一
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並犬牙於川
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之故老豈盡無
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府從
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衛

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禮書卽有四種况兼其他卽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史而已故讀者亦尙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曹之職掌紛如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

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凝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卽握符控方而等往往必參之以任子卽未盡然盡然之者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貲以輸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猥以得者也上之人旣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遠以睥睨苟

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炬益壞而民亦日益不堪其
在高甲雋才往往欲試利器甘盤錯易險阻叱羊腸者
顧以駢任腹腴卧而了治爲閉其所長不得盡恆苦鬱
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
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不及

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
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至周
公子輿氏乃始納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
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間爲邦夫子告

以王者之事樂主韶舞姑未論至曰殷輅周冕則輿人
輪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
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及夏時猶今告朔一
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佐者告耶諸生儻亦
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恠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恠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爲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後渭頗學

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
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
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旣取科
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
之哉往渭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李
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卽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
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
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
察使持憲尊官也渭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

文於師所賞之令渭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爲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渭爲一賤士身爲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日師謂渭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敘其集渭曰是小子之

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如此

葉子肅詩序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已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